

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初步研究

于春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69; 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 陕西 西安市 710065)

关键词: 夹江 千佛岩 摩崖造像

摘要: 夹江千佛岩现存摩崖造像 165 龕, 分为六个造像区, 初步分为五期: 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宋初、明代。中晚唐~五代造像以中型龕为主; 明代造像绝大部分为微型龕。中晚唐~五代龕窟龕楣以带三角斜撑为主; 明代龕窟龕楣均无三角斜撑。特殊造像题材有三佛并坐、四佛并坐、净土变、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并列、观音地藏并列、双观音、地藏独尊、毗沙门天王、千手观音、三圣僧、塔等。各区的造像中均存在后代加装和改刻现象。

KEY WORDS: Jiajiang The Qianfoyan Rock grottos Mountain rock carvings

ABSTRACT: The Qianfoyan Rock grottos contain 165 caves,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ix sculpture zones. The chronology of these cave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5 phases representing the mighty Tang Middle Tang,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period, and Ming Dynasty. From the Late Tang to the Five Dynasties, sculptures were in medium-size caves, whereas sculptures in caves dating to the Ming Dynasty are in mini size. While lintel in the form of diagonal brace was found in caves dating from the Middle or Late Tang to the Five Dynasties, caves dating to the Ming Dynasty usually show lintel without the diagonal brace. The themes of sculptures include three Buddhas sitting together, four Buddhas sitting together, illustrations about Pure Land Buddhism, Amitabha flanking by Avalokitesvara and Kitigarbha, Avalokitesvara flanking by Kitigarbha, double Avalokitesvara, Kitigarbha, Vessava, the thousand-hand Bodhisattva, three eminent monks, towers, etc. In addition, modification occurred in later period is frequently found on these sculptures.

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城西 2.5 公里处青衣江北岸大观山南麓的直立崖壁上。东南-西北向狭长分布, 总长度约 330 米。龕窟朝向基本为坐东北朝西南。造像东端所在地标为北纬 29°45'08", 东经 103°32'34", 海拔高度约 418 米。2006 年夹江千佛岩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夹江千佛岩所在的大观山属于缓岗平坝向中山区的过渡地带, 山体为红砂岩, 石质松软, 山体地下和地表水源充足。青衣江(又名滭江)由西北向东南流经造像所在崖面南侧, 空气湿度大。从四川佛教造像遗存分布情况来看, 夹江千佛岩北接丹棱、蒲江诸遗存, 南连乐山大佛, 东临眉山、仁寿诸遗存, 处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古代造像区的西缘。千佛岩附近古迹众多, 如汉代崖墓, 千佛岩造像东端有“铁锁关”遗迹, 造像所在崖面下道路为古代栈道遗迹, 现存较多柱洞及“牛鼻孔”式拴船孔。宋明两代多次建造楼阁保护佛像。清代县令在千佛岩镌刻“禁止上下一带

开厂打石如违严究”的文物保护令。为了不损坏佛像, 民国时期胡疆容县长主持修建堰渠时, 开凿山洞让堰水从造像下穿山而过, 得名为“胡公堰”, 至今仍在用。

法国学者色伽兰(V. C. Segalen)在二十世纪初曾对夹江佛教造像进行过考察, 并认为“夹江县亦有千佛岩, 建凿之时虽较晚, 然亦属唐时作品也。佛龕甚众, 造像亦多, 其特异之点, 则在其像头肢之多, 新异造像之出现。此种造像似不出于‘唐派’。”^[1]1938 年出版的《夹江县志》介绍千佛岩称“唐人镌佛以千计”。曹恒钧在二十世纪 50 年代对千佛岩进行过调查, 并对所存龕窟进行了编号, 发现有唐“先天元年(712 年)、“开元”、“大历十一年(776 年)、“会昌”、“大中十一年(856 年)”等纪年题刻, 认为千佛岩造像开凿集中在中晚唐时期^[2]。1983 年王熙祥、曾德仁在当地文管所协助下, 对千佛岩进行了重新编号、调查。由于部分龕窟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 且曹氏所编号码已脱落不清, 二者编号相去甚

表一 龛窟大小分类统计表

	微型龛	小型龛	中型龛	大型龛	特大型龛
A 区		001	002、003、004、005、006、007		
B 区	032 右	017、019、021、023、025、027、028、029、030、031、032	008、012、013、014、016、018、020、022、024、026、033、034、035、036、037、038	009、010、015	
C 区	045、047、048、050、053、055 ~ 062、066、067、068、070、074、075、076、077、079 ~ 082	039 ~ 044、046、051、052、054、063、064、065、069、071、078	049		
D 区		085、090 左、092、094、096、097、103、104	072、073、083、084、086、087、088、089、090、093、095、098、102	091、099	101
E 区	105 下、109、113、117、118、122、123、124	105、108、111、112、119、121、126、128、129、138、139、140、141、142、143	106、107、110、114、116、120、125、127、130、131、132、133、136	115、134、137	135
F 区	144 ~ 149、152 右 1、152 右 2	152、153、157	150、154、155、156、158、159		
G 区		160	161		

远。王氏调查认为:造像共编号 162 龛,实存 153 龛。从造像尚存隋代遗风和清代康熙三十六年题刻《重修千佛并灵泉记》记载“唐初邑人之僧梦佛千岩上以千佛石岩刻之宛然有其神而助之”,千佛岩造像应始凿于初唐时期,造像活动一直持续到晚唐“会昌灭佛”^[3]。之后胡文和^[4]、干树德^[5]、周杰华^[6]等亦对千佛岩进行过调查研究。日本学者肥田路美对地藏观音并列像的研究^[7]、北进一对宝誌和尚的研究^[8]中,均涉及到夹江千佛岩的造像内容。2008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也曾对千佛岩龛窟保护、所在山体石质等状况做过初步勘测和规划。

自 2009 年 11 月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乐山市文物局、夹江县文物管理所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夹江千佛岩的考古调查测绘工作,至 2012 年 2 月结束,历时两年有余^[9]。本次调查按照 1983 年王氏对千佛岩造像的编号进行登记测绘和调查,部分龛窟编号脱落、漏编的则大致按照王氏编号原则进行补充编号,共计 165 龛(附龛

未计入总龛数) 题记 15 则(编号 T1 ~ T15)。造像东西延续长达三百余米,中间或有中断、间隔,故将造像分为 A、B、C、D、E、F、G 共 7 个区。由于夹江千佛岩造像位于青衣江边的陡峭崖壁上,给现场测绘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为了保证文物安全和调查人员安全,并最大限度的保证调查测绘数据的精确性、科学性,我们采用了人工测绘、光栅扫描测绘、摄影三维测绘、综合利用测表二 各区龛窟大小分类统计表(单位:个)

	微型龛	小型龛	中型龛	大型龛	特大型龛	合计
A 区		1	6			7
B 区	2	11	16	3		32
C 区	25	16	1			42
D 区		8	13	2	1	24
E 区	8	15	13	3	1	40
F 区	8	3	7			18
G 区		1	1			2
合计	43	55	57	8	2	165



图一 A区005龕



图二 B区034龕

绘等四种方法相结合的调查测绘模式。通过对千佛岩造像的详细考古调查测绘,形成了以下初步认识。

一、龕窟形制

按照龕窟的大小、形状、龕楣形制等因素,我们对所调查的165个龕窟进行了统计。

1. 龕窟大小

根据遗存外龕的长、宽尺寸,我们将所有龕窟分为微型龕、小型龕、中型龕、大型龕和特大型龕5个类别(表一),其中边长小于60厘米的龕为微型龕,边长60~100厘米的龕为小型龕,边长100~200厘米的龕为中型龕,边长200~300厘米的龕为大型龕,边长300厘米以上的龕为特大型龕。

根据上表的统计,各区龕窟大小分类统计数据见表二。

根据表一和表二,夹江千佛岩造像龕窟以中型、小型龕为主,二者各占总龕数约34%;微型龕占总龕数的26%;大型龕数量仅8龕,特大型龕最少。其中A区以中型龕为主(图一);B区以中、小型龕为主;C区微型龕占大多数;D区中型龕数量较多;E区以小型龕和中型龕为主;F区以微型龕和中型龕为主。

从分布状况来看,C区微型龕数量比例最大,占微型龕总数的58%;C、E两区小型龕数量较多,各占小型龕总数的29%;B区中型龕数量最多,占中型龕总数的28%,其次是D、E两区,各占中型龕总数的23%。大型龕仅分布在B、D、E三个区,特大型龕仅在D、E区。

从时代与龕形的关系来看,微型龕绝大部分为明代造像,集中分布在C区、E区下部、F区北部三处。中晚唐~五代造像以中型龕为主,小型龕其次。

2. 龕窟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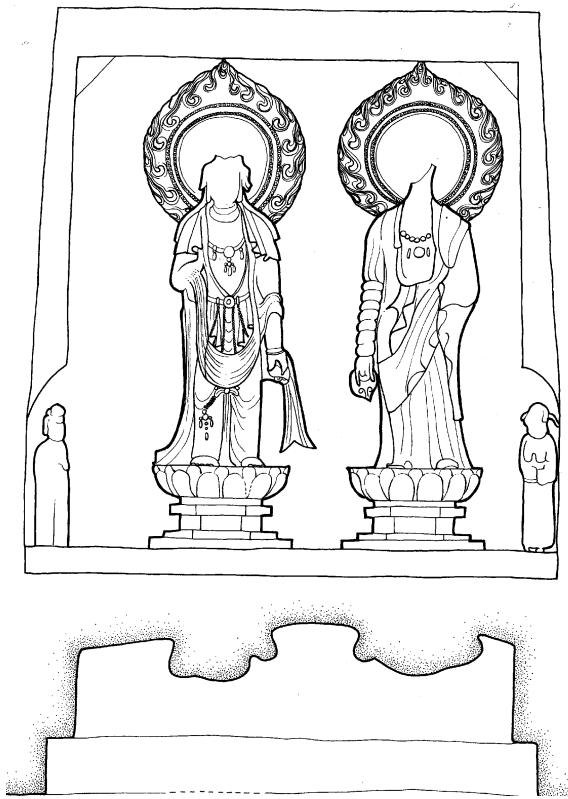
(1) 龕形

龕形可分为方形龕、椭圆形龕两类,千佛岩龕窟绝大部分为方形龕,仅002、007、043号等3个明代龕窟龕形为上大下小的半椭圆形。从方形龕窟的长、宽数据比例来看,可以分为横长方形龕、竖长方形龕和正方形龕(文内简称方形)

表三 方形龕数量统计表(单位:个)

	A区	B区	C区	D区	E区	F区	G区	合计
横长方形	1	6	10	3	7	1	1	29
竖长方形	1	10	5	5	12	7	1	41
正方形	2	23	22	15	19	10	91	
凸字形			1					1

(说明:统计龕窟包括附龕,不包括形制不明者)



图三 B区038龕

(表三) 另外 051 龕为凸字形龕。

从上表分析,千佛岩龕形以正方形龕为主,占总龕数的 55%;其次是竖长方形龕,占总龕数的 25%;横长方形龕较少,占总龕数的 18%;其余为情况不明者。

(2) 龕门重数

千佛岩龕窟绝大部分为双重龕,可辨的单重龕有 B 区 011、C 区 015、015-1~015-6、054、055、058、060、076、079、081、D 区 088-1、096、E 区 105 下、106、F 区 157 号等 20 个龕或附龕为单重龕,并集中分布在 C 区,时代多为明代。

(3) 龕顶

从龕顶形制来看,可以分为龕顶平、龕顶缓弧形两类,平顶略微外高内底倾斜,平顶与龕壁之间的转角弧形。一般来说,微型龕龕顶均缓弧形;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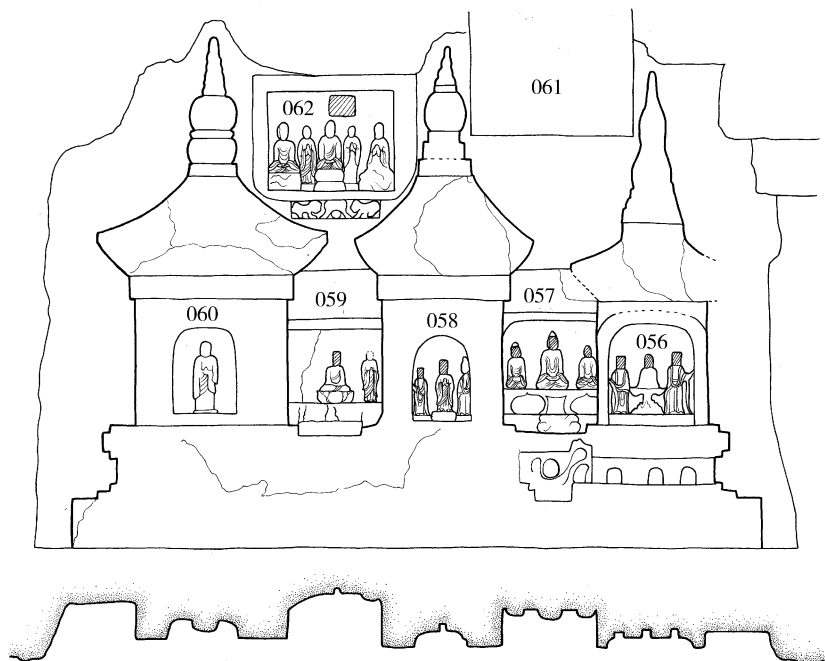
较浅的小龕龕顶多为弧形,如 A 区 001、002、C 区 043、E 区 108 龕等;深度较浅的中型龕龕顶多为缓弧形,如 A 区 003、C 区 049、D 区 090、F 区 154 等;大、特大型龕的龕顶绝大多数较平。从时代来看,明代龕窟绝大多数龕顶缓弧形(改刻龕窟除外)。

(4) 龕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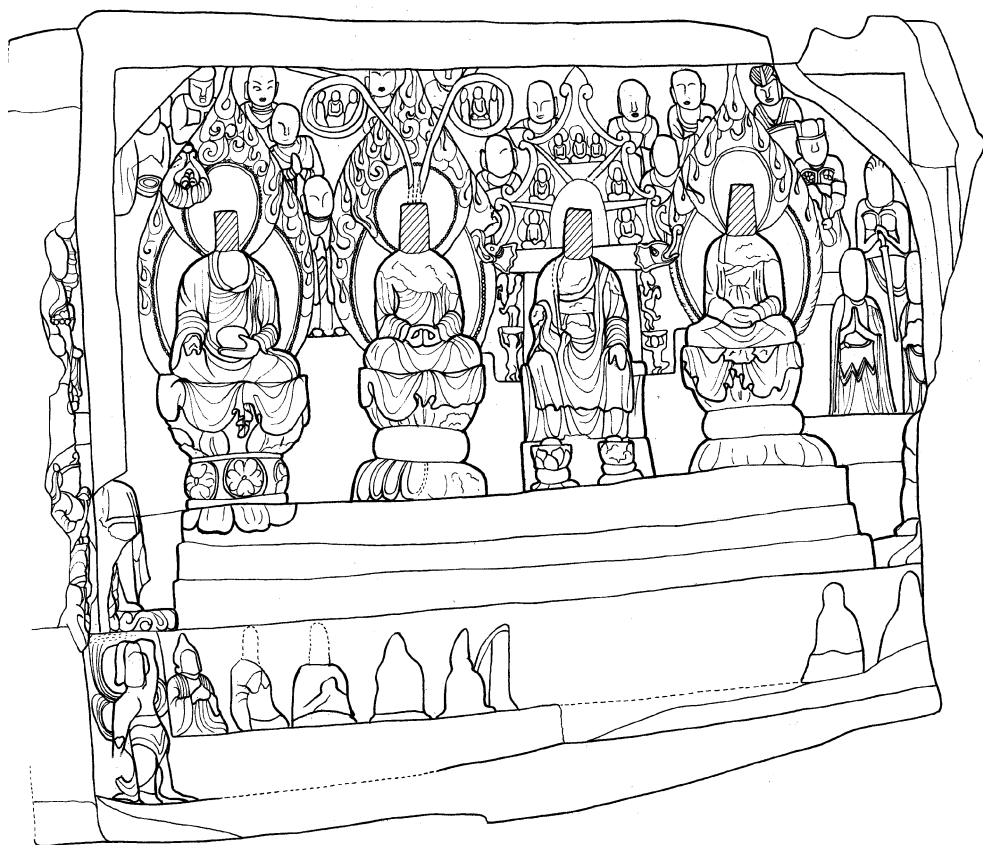
从龕壁形制来看,可以分为平、缓弧形两类。微型龕龕壁均为缓弧形;小、中型龕大部分龕壁较平,但深度较浅的小型、中型龕龕壁多为缓弧形。龕壁形制与龕顶形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如上文所述例举较浅的小、中型龕龕壁均为缓弧形。大、特大型龕龕壁均较平。

一般来说龕壁转角为弧形,少数龕的龕壁转角为直角,如 A 区 003 龕、B 区 016、034(图二)、037、038 龕、C 区 049 龕、E 区 107、116、126(空龕)等。有一些龕的龕壁转角不是棱角分明的直角但是形状接近直角,如 B 区 008、017、022 龕、C 区 052 龕、D 区 083、084 龕、E 区 119、134 龕、F 区 152、154 龕等。

龕壁转角为直角的情况还与龕楣三角斜撑的形制有关,如 003、008、017、022、038、107 等龕,龕楣三角斜撑的长边一直向龕内延伸到龕壁,使龕正壁立面形状为梯形。



图四 C区4~6号塔



图五 D区072龕

上述特征的龕窟的造像内容多为高浮雕单主尊(008、017、034、083、084、107、134龕)、双主尊(003、016、037、038(图三)、119龕),也有少数三主尊(152、154龕);如从造像题材上来看,高浮雕单主尊的题材集中于毗沙门天王、千手观音;双主尊题材集中于观音地藏二尊;三主尊题材集中于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三尊。由此可以看出,龕壁转角为直角或接近直角的情况,与造像题材密切相关。但是,除千手观音龕之外,并不是所有毗沙门天王、观音地藏题材的龕窟龕壁转角都是直角——这种情况说明,其出现与造像的时代早晚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初步认为:龕壁转角直角的形制可能出现时间较晚,应在唐末~五代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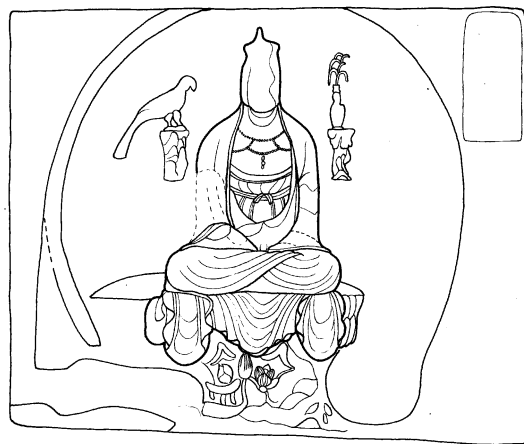
(5) 龕底

从龕底来看,绝大部分龕均为内外龕不同底,少数龕“内外龕同底”,如A区003龕、B区014、016龕、C区049、067、068龕、E区134龕、F

区148、152、153、155龕等。与此相关的还有少数外龕低相对极浅的龕,如E区的119、137龕。

(6) 龕深

从龕深度来看,几乎所有龕窟均顶部最深,绝大多数龕顶与龕底的深度相差不大,仅少部分深度差别较大,称为“顶深底浅”,如C区074、075龕、E区106、F区151、152、153、154、156龕等,集中分布在F区。顶深底浅的龕部分具有“内外龕同底”的特征,如152、153、



图六 C区043龕

155 龕。

表四 方形龕楣转角形制分类统计表(单位:个)

	A区	B区	C区	D区	E区	F区	G区	合计
直角方形			7	3	7	10	1	28
转角弧形		5	19	6	14	6		50
三角斜撑	4	22	4	15	13	1	59	
合计	4	27	30	24	34	17	1	137

(说明:统计龕窟包括附龕,不包括形制不明者)

3. 龕楣形制

龕楣形制可分为方形龕楣、圆拱形龕楣、宝珠形龕楣、屋檐形龕楣四类(图四)。绝大部分为方形龕楣;圆拱形龕楣有002、007、043、050、056、058、076、081、105下、106龕,集中分布在C区;079龕为宝珠形龕楣;112、154龕为屋檐形龕楣。方形龕楣根据转角形制又可以分为:直角方形、转角弧形、带三角斜撑三种类型(表四),其中三角斜撑的长边绝大部分为直线少数略呈弧形,如023、025、026、030、031龕等,集中分布在B区下部的西侧。

根据上表,方形龕楣中带三角斜撑的最多,占方形龕楣总数的43%;其次是转角弧形的,占总数的36.5%;直角方形最少,占总数的20.5%。从各区情况来看,所占比例高的依次为:A区方形龕楣全部带三角斜撑;B区81%的龕楣带三角斜撑;D区50%的龕楣带三角斜撑。所占比例低的依次为:F区仅0.05%的方形龕楣带三角斜撑;C区有13%的龕楣带三角斜撑;E区38%的龕楣带三角斜撑。

从龕窟时代上来看,明代龕窟龕楣均无三角斜撑(改刻龕窟除外),以转角弧形为主,直角方形其次。中晚唐~五代龕窟龕楣以带三角斜撑为主,转角弧形和直角方形其次。

二、造像内容和题材

1. 造像内容

夹江千佛岩龕窟造像内容按照主尊身份大致可分为佛类、菩萨类、天王类、圣僧类、其他神像等5类。

(1) 佛陀类

龕内主尊为佛陀像的龕窟共计90个,占此次千佛岩调查总龕数的54.5%。按照佛的尊数

可以分为一佛、三佛、四佛、七佛、千佛等5大类。

一佛类造像可以按照龕内造像数量分为一尊、二尊、三尊、五尊、七尊、多尊等6小类(表五)。

一尊:独尊佛像,有A区002龕、C区060龕、D区103龕、E区142龕等共计4个龕。

二尊:一佛一菩萨像,仅C区051龕1个龕。

三尊:一佛二菩萨像,有B区032、C区044、046、047、048、053~058、061龕、D区102龕、E区105、109、116、122~124、130龕、F区146、147、149、152、153、154、156龕,共计27个龕。其中C区有11个龕,所占数量比例最大,为37%;其次为E、F区,各占26%。

表五 佛类造像数量统计表(单位:个)

	A区	B区	C区	D区	E区	F区	合计
一佛一尊	1		1	1	1		4
一佛二尊		1				1	
一佛三尊		1	11	1	7	7	27
一佛五尊			9	4	3	1	17
一佛七尊		5	6	3		2	16
一佛多尊	1			1	3	1	6
三佛		4		2	5		11
四佛		1		2			3
七佛		2				1	3
千佛			2				2
合计	2	13	30	14	19	12	90

五尊:一佛二菩萨二弟子或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像,有C区062、066、067、068、070、075、078、080、082龕、D区087、094、095、097龕、E区117、118、127龕、F区158龕,共计17个龕。其中C区最多,有9个龕,占总数的53%。

七尊: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像,有B区026、027、029、031、035龕、C区039、063、064、065、071、074龕、D区112、139、141龕、F区151、155龕,共计16个龕,其中C区最多,有6个龕,占总数的37.5%,其次为B区5个龕占总数的31%。

多尊:有A区004龕、D区099龕、E区115、120、132、137龕、F区150龕,共计6个龕。E区数量最多,占总数比例为50%。

三佛类造像有B区013、017、024、033龕、D

表六 菩萨类造像统计表

	一菩萨	二菩萨	合计
A 区	001、007	003、005、006	5 个
B 区	034、015 - 2、015 - 6	011?、015 - 1、016、020、023?、037、038	10 个
C 区	043、079、081	041、042	5 个
D 区	083、084(图七)、103	096	4
E 区	121、129、138	108、119、125、133?	7
F 区	152 右 1	144、148、152 右 2	4
合计	15 个	20 个	35

(说明:带?的龕号表示笔者推测,下同)

区 089、093 龕、E 区 110、111、114、131、140 龕等,共计 11 个龕。E 区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45%。

四佛类造像有 B 区 014 龕、D 区 072(图五)、073 龕,共计 3 个龕。

七佛类造像有 B 区 019、021 龕、F 区 157 龕,共计 3 个龕。

千佛类造像有 C 区 046、049 龕,共计 2 个龕。

从表五中可以看出,佛陀类造像中一佛三尊的数量最多,占佛类造像总数的 30%,其次为一佛七尊和一佛五尊,各约占 19%。三佛共 11 龕,集中分布在 B、D、E 三个区,占佛陀类造像总数的 12%。千佛、一佛二尊只分布在 C 区。

从各区情况来看,C 区造像佛陀类龕窟最多,为 30 龕,占佛陀类龕窟总数的 33%,占 C 区

总龕数的约 70%。其次为 E 区,占佛陀类龕窟总数的 21%,占 C 区总龕数的约 49%。

(2) 菩萨类

以菩萨为主尊的龕共 35 个龕,占此次调查龕窟总数的 21%。按照龕内主尊菩萨造像数量,可以分为一菩萨(图六)和二菩萨两大类(表六)。

从上表可以看出,B 区菩萨类造像数量最多,有 10 个,占菩萨类造像总数的 28.5%,其次为 E 区,有 7 个,占 20%;A 区有 5 个龕为菩萨类造像题材,占 A 区总龕数的 71%。

(3) 天王类:天王类造像有 B 区 008、019 龕、E 区 107、134、136 龕、F 区 159 龕等共计 6 个龕,另外 022、090 左号龕主尊有可能也是天王。015 - 5 有三尊武士形造像亦归入此类。

表七 以往调查唐代纪年题记统计表

原龕号	纪年题记	出处
62 龕	大中十三年(855 年)	曹恒钧 ^[10]
63 龕	大中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功毕斋户等造永为供养(876 年)	曹恒钧
78 龕	大历十一年(776 年)	曹恒钧
115 龕	大中十一年(857)	胡文和 ^[11]
133 龕	会昌贰年拾壹月(842 年)	王熙祥 ^[12]
133 龕	□昌…年	胡文和、宫治昭 ^[13]
135 龕(图一二)	开元	干树德 ^[14]
151 龕	开元廿七年(739)	胡文和
152 龕	开元廿七年(739)	王熙祥
154 龕	开元廿七年(739)	胡文和
153 龕	先天元年四月廿一日(712)	胡文和
156 龕	先天元年(712)	周杰华 ^[15]



图七 D区084龕

(4) 高僧类:以高僧为主尊的龕窟一个,D区091龕(图八)。

(5) 其他神像类:有D区101龕、E区106龕及G区160龕和161龕。

2. 造像题材与特色

夹江千佛岩佛教造像题材除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之外,还有药师佛独尊、三佛并坐、四佛并坐、净土变(图九)、释迦说法、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并列、观音地藏并列、双观音、地藏独尊、文殊菩萨独尊、观音菩萨独尊、毗沙门天王、千手观音、三圣僧、塔等题材,较为特殊的还有一佛一菩萨并坐。统计如下:

(1) 药师佛独尊:002龕

(2) 三佛并坐:011、017、024、030、033、089、093、110、111、114、131、140龕,共计12个龕。

(3) 四佛并坐:014、072、073龕,共计3个龕。

(4) 净土变:099、115、132、137龕,共计4个龕,集中分布在D、E区。

(5) 释迦说法:004、120龕。

(6) 阿弥陀佛与观音地藏并列:012、090、097、141、152、154龕,共计6个龕。

(7) 观音地藏并列:003、016、020、037、038、041、042、108、119、125龕(图一〇),共计10个龕。

(8) 双观音并列:005、006、096、145、148(?)龕,共计5个龕。

(9) 地藏独尊:081、121、129龕,共计3龕。

(10) 观音独尊:079、103龕,共计2龕。

(11) 毗沙门天王:008、019、022(?)、090左、107、134(图一一)、136、159龕,共计8龕,另外004龕第15号像、

072龕外龕右壁103号像亦是四天王中的多闻天王像,即毗沙门天王像。

(12) 千手观音:007、034、083、084龕,共计5龕。

(13) 三圣僧:091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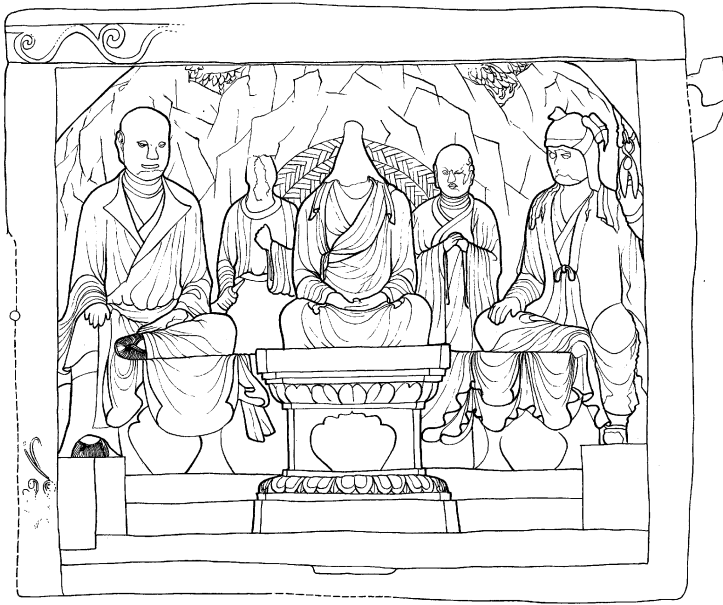
(14) 塔:C区1~6号单层塔,E区7~8号密檐塔。

(15) 另外,B区015龕有可能是刻经龕。

上述题材中,观音地藏同时出现的频率最高,共有16个龕;三佛坐像其次,共有12个龕,毗沙门天王亦在10个龕中有所表现,特色题材重复出现的频率高。如014、072、073龕四佛并坐题材,除014龕1号佛像为站立外,其尊像布局、内容均很相似,风格略有差异。阿弥陀佛净土变、千手观音像亦同样具有上述特征,结合前文所述之龕形变化的情况,说明龕像之间存在时代差异,并有模仿开凿的可能性。

三、造像时代与分期

1. 题记纪年的上限与下限



图八 D区091龕

根据以往的调查资料,千佛岩造像中有唐代纪年题记9处,原记载龕号及纪年统计见表七。

此次调查中我们在133龕外龕右壁发现“□昌贰年拾壹月”题记(编号T4),在152龕外左下侧、154龕右下侧发现“开元廿七年”题记(编号T12),在153龕外下部发现“□天元年”题记(编号T14)。由于字体风化严重,题记上端龕壁有改刻的可能性,T14为可能为唐代“先天元年”纪年。

可以确定的是开元二十七年题记,也就是说,其附近的152或154龕有可能开凿于开元年间。由于152龕残存很明显的后代重刻痕迹,现存造像风格为明代,无法判断其原龕时代。154龕(图一三)现存阿弥陀佛与观音、地

藏并列像,外龕有简单的波浪形屋檐龕楣,三尊造像保存完整,面部椭圆,两腮略鼓,眼睑下垂,嘴角略上翘,体态丰满;三尊火焰头光纹规整、焰光圈较大;观音连珠璎珞结构相对简单,总体来看具备唐代8世纪中叶佛教造像风格。故154龕有可能开凿于盛唐开元年间,是目前夹江千佛岩造像中根据题记纪年初步判断开凿年代最早的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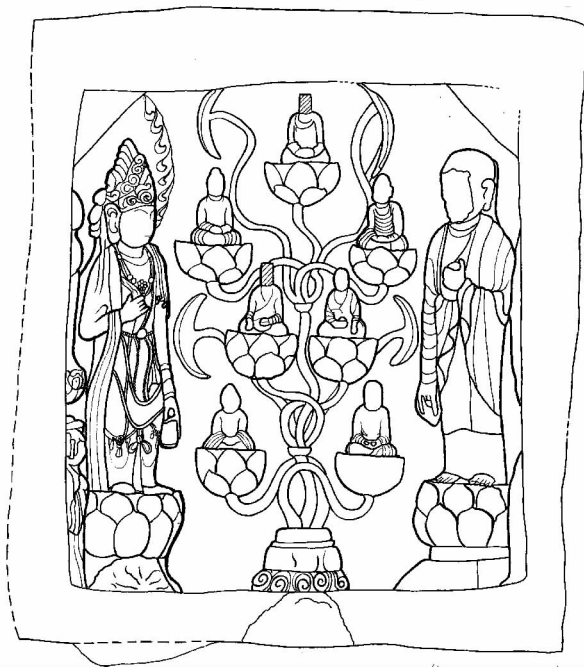
043龕左侧题记T2有“大明国”字样,其造像风格亦应为明代造像无误,故千佛崖佛教造像主要开凿时代下限为明代,G区造像可能晚到清代或民国时期。

2. 造像时代和分期的初步判断

根据前期的调查和初步分析,夹江千佛岩造像始凿于盛唐时期,主要开凿于中唐、晚唐时期,五代~北宋初期亦有多多个精



图九 D区099龕



图一〇 E区 125 龕



图一一 E区 134 龕

美的中型龕窟 明代出现了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开凿和改凿。其各区龕窟时代情况大致判断如下:

(1) A 区: 001、002、007 龕不具宋代以前的造像风格,可能是明代造像。004 龕菩萨璎珞样式和持物、005、006 龕菩萨冠缙带样式等,具有晚唐~五代的风格。

(2) B 区: B 区的时代大致是所处崖面位置较低的比较早。B 区下部朝西分布的一佛七尊龕为中心的 027、029、031 龕窟可能是盛唐~中唐时期所造;接近渠面面对青衣江的 013 龕可能是中唐时期的作品,024 龕具有晚唐时期造像风格。B 区上部三坐佛、千手观音、观音地藏等题材的 033~038 龕开凿时代大致相近,可能在晚唐末期~五代。

(3) C 区: 造像后代改刻频繁,改刻龕窟最初开凿的时代不明。C 区最高的 039、042 龕人物体态呆板,略瘦,似有五代~宋初的风格。063、064 龕和 1~6 号单层舍利塔的时代可能是宋初开凿,塔身明代加刻龕像;时代最晚的是 043 及其右侧的明代诸龕。

(4) D 区: 造像崖面中央的 091 龕三圣僧、099 龕净土变和稍高的 072 龕四佛坐像,其人物形象丰满,体态生动,可能是中唐时期的作品。

084 千手观音、086、088 等龕时代稍晚,可能开凿于晚唐时期。位置较低的 093 龕和 097 龕,可能



图一二 E区 135 龕 6



图一三 F区154龕

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作品。

(5) E区:以135大佛龕为中心,135龕造像风格大致为中唐时期(图一二);115、132、137龕净土变的时代可能是晚唐,125龕观音地藏、114龕三佛并坐可能亦开凿于晚唐时期;134、136龕毗沙门天王的时代亦可能是晚唐9世纪后半叶时期造像;120龕可能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作品。

(6) F区:154龕可能是盛唐开元年间开凿而成,159龕毗沙门天王时代可能是晚唐9世纪中叶(图一四),150龕具有唐末~五代时期造像风格(图一五),崖面西北侧的144~149龕为明代造像。

(7) G区:清代民国时期造像。

就各区整体开凿次序时代而言,大致为154龕所在的F区和013龕所在的B区下部的部分龕窟最早,其次为135龕所在的E区、091、099龕所在的D区,然后是033~038龕所在的B区上部、单层塔所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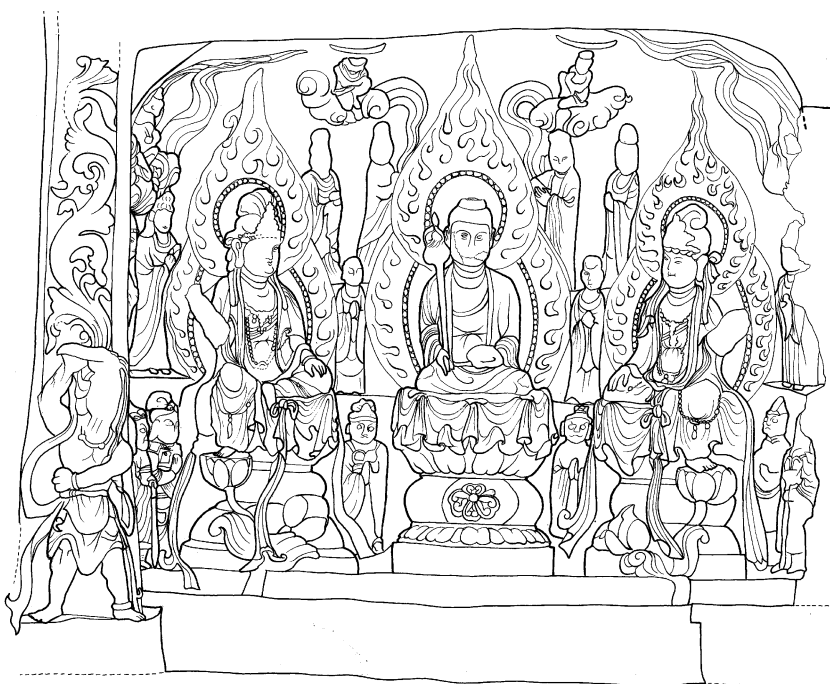
图一四 F区159龕

C区,最后为004所在的A区。

造像初步分为五期:

第一期:盛唐,8世纪前半叶,代表龕窟为154龕。

第二期:中唐,8世纪后半叶~9世纪前半叶,代表龕窟为013、072、091、099、135、159龕。



图一五 F区150龕

第三期:晚唐 9 世纪中叶~10 世纪初,代表龕窟为 012、024、027、033、073、084、134、136 龕。

第四期:五代~宋初,10 世纪初~10 世纪中叶:004、005、006、014、120、150 龕。

第五期:明代,代表龕窟为 001、002、043 等。

3. 关于改刻

各区的造像中均存在后代加装和改刻遗迹。据初步统计,其中有 62 个龕内造像头部有修补孔,是后代加装头部的遗迹;有 44 个龕的尊像被改刻,改刻分为部分改刻和尊像重刻两类,其中 28 个龕部分改刻,16 个龕尊像重刻。

亦有同一龕内既被尊像改刻、又存在修补孔的情况,其顺序亦不尽相同。如 110 龕现存尊像的头部小、内陷,是改刻而成;现存尊像的头部上方有竖长方形修补孔,由此看来应该是先对其头部进行了打孔加装,加装头部脱落后,又进行了头部的改刻。065、066 龕的情况正好相反,龕内尊像有明显的整像重刻痕迹,在重刻的尊像头部亦有束长方形修补孔。此种情况说明,改刻或加装头部可能不是简单的同时或分别同时,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以判断其二者的关系。

C 区和 F 区是改凿龕数最多的区域,其中 F 区 6 个龕尊像重刻,被重刻的龕均不是明代龕窟,且 F 区未发现头部加装的情况。C 区 6 个龕尊像被重刻,重刻尊像头部有的有修补孔,且 C 区明代造像的头部亦有修补孔。此种情况亦说明,改刻和加装头部的时代可能为明代及其后。

比较特殊的是 133 龕,龕内高浮雕二尊左像。龕正壁布满开凿痕迹,而龕顶、龕侧壁、龕底均平整光滑。左像全身布满凿痕,基本形态可

辨;右像上半身薄,腹部与膝盖之间的距离过大,上身应为重刻,足部亦有相似情况,现存足部的下方有明显的改凿痕迹。133 龕可能是正在进行改凿的龕窟。

附记:本文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美术史学系、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等三家单位联合进行的“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合作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

- [1] 色伽兰. 中国西部考古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2.
- [2] 曹恒钧. 四川夹江千佛岩造像[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4).
- [3] 王熙祥、曾德仁. 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J]. 文物 1992(2).
- [4] 胡文和.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 [5] 干树德. 夹江千佛岩弥勒造像浅议[J]. 四川文物 1995(6).
- [6] 周杰华. 夹江千佛岩[J]. 四川文物 2002(3).
- [7] 肥田路美. 地藏・観音並列像資料攷 四川地域の造像例と靈験説話[J].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 3 分冊) 第五十一輯. 东京: 早稲田大学, 2006.
- [8] 北進一. 神異なる仮面(ペルソナ)の高僧: 四川省石窟宝誌和尚像報告[J]. 象徴図像研究: 動物と象徴日本: 言叢社, 2006.
-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夹江千佛岩[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 [10] 曹恒钧. 四川夹江千佛岩造像[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4).
- [11] 胡文和.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 [12] 王熙祥、曾德仁. 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J]. 文物 1992(2).
- [13] 与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教授私人交流所得。
- [14] 干树德. 夹江千佛岩弥勒造像浅议[J]. 四川文物 1995(6).
- [15] 周杰华. 夹江千佛岩[J]. 四川文物 2002(3).

(责任编辑 张鹏程)